

逃亡6年后 “白领” 嫌犯千里投案

6年前,因讲所谓哥们“义气”,22岁的谭立强犯罪潜逃。逃亡期间,他因悔恨而备受心灵的煎熬。6年后,他希望通过媒体投案自首,用行动对受害人家属表示忏悔,弥补当年犯下的罪行。

“是《法制周报》吗?我是湖南人,也是一名被通缉的嫌犯,想找你们帮忙,帮我找一位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我想投案自首……”4月17日《法制周报》新闻热线骤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一名男子略显低沉的声音,对方说自己叫“谭立强”,是一名网上通缉嫌犯。当即,记者通过互联网查询,发现网上果然有一份由著名刑事辩护律师邱兴隆出具的、与谭立强有关的辩护词,辩护词显示:谭立强、黄强(另一嫌疑人)批捕在逃,其余案犯均已归案判刑。

此事非同寻常。于是,记者想办法稳住谭立强,并与其进行了长时间多次的心灵沟通与交流,持续了数天时间。慢慢地,谭立强建立了对记者的信任之后,他十分悔恨地讲述了他那尘封已久的往事。

祸起哥们“义气”

4月19日,当听到湖南湘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胡勇平愿意为他提供法律援助时,电话那头的谭立强失声痛哭。谭立强说,为了这一天,他曾经犹豫过,徘徊过,但有时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现在,当他作出准备投案自首的决定后,他的心情反而轻松多了。虽然他现在已是一家公司的管理人员,但内心一直备受良心的谴责,一天到晚担惊受怕,不敢交知心朋友,甚至不敢谈恋爱。

“我最想见到我的母亲,我的家人,我想说,我对不起他们。我更想对受害人家属说,我对不起他们,无法弥补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但我想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我是真心悔改!”

谭立强 1980 年生于湖南

湘乡,原来在湖南雪峰集团上班。这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在父母眼里,谭立强算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唯一让家人担心的是,孩子心智不够成熟,担心他因交友不慎会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但父母的担心最终还是发生了。2002年8月4日,是谭立强家人不堪回首的日子。

8月3日晚上9时多,有“兄弟”打电话给谭立强,称要找人出出气,邀上谭立强凑个人数,以壮壮胆量。谭立强碍于情面,二话没说,便打的赶往约定地点。

到了约定地点,谭立强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两天前的午夜,“鑫妹子”刘奎鑫在湘乡市“金色年华”茶馆内的“传奇网吧”上网,因小纠纷被当地外号叫“毛细”的男青年等人打了两记耳光,因此觉得很没面子,决定伺机报复。之后,刘奎鑫一直在找这名男青年。不久,刘奎鑫发现了“毛细”的行踪,于是,马上找人壮威,以挽回其脸面。谭立强就是去帮人壮威的其中之一,此前谭跟刘奎鑫其实并不熟,但他还是冲着所谓的哥们“义气”去了。在去之前,谭立强想了一个办法:把黑色塑料袋挖两个孔,戴在头上,这样就可以让周围的人认不出自己,省得第二天遭母亲数落。

2002年8月4日凌晨1时,凑足了6人的刘奎鑫和谭立强等人来到“毛细”上网的“金色年华”茶馆,其中一人守住茶馆大门,其余5人冲上二楼。茶馆里,有人看见谭立强的样子后,冲他开玩笑说:“装鬼吓人啊?”

谭立强一看,原来是自己的熟人,知道掩盖不了身份,于是他把手上塑料袋扯掉,跑到卫生间里去洗脸。这时,刘奎鑫和其余人已经冲进了204号包厢,不久,里面响起了叫喊声。谭立强洗完脸出来正准备往204号包厢去时,4人已经拉开了门,急忙往外跑,并说,“事情搞大了,赶紧跑。”

孤身潜逃的“白领”

谭立强跟着4人往外跑,刘奎鑫等人上了出租车,绝尘而去。谭立强没跟上,后来通过电话联系其他人,得知“毛细”被砍后因失血过多已经死亡。虽然没有直接动手砍人,但谭立强还是意识到惹了大祸,他决定逃跑。为了躲开盘查,一路上,谭立强专拣小路走。步行7个小时后,他来到湘潭市火车站,随后坐火车离开湘潭。

通过与网友的联系,谭立强得知刘奎鑫被判处了死刑,而其他几人则被判处了3到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因为害怕暴露身份,谭立强不敢在大城市停留,他先后逃亡于我国西南、西北的小城市。

有几次,谭立强与公安人员擦肩而过,因为有网友的“掩护”,他在颤抖中逃过公安人员。而网友对此却毫不知情。“外表不是很帅”的谭立强,有时还会被女网友爱慕。谭立强担心一言不慎,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引来公安的抓捕,所以只能装酷来逃避。

最后,谭立强来到现在栖身的某城市郊区,报了个假名字,开始打起了小工。最初是到建筑公司搬砖瓦,后来,公司老总觉得这位年轻人有头脑,便让谭立强做起了管理工作。5年来,谭立强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工资收入也逐渐提高。

在此期间,公司其他员工来来走走,而谭立强并没有想离开的意思,对公司一片忠诚。加上他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这让公司老总对他很青睐,对他非常器重与信任。就这样,谭立强在逃亡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得到了提升,最后成为公司的白领——一名管理人员。

6年的心灵煎熬

但是,工资的增长与职位的提高,并没有消除谭立强心中的忏悔与恐惧。在担任管理人员的过程中,公司老总也发现了谭立强的与众不同:沉默

寡言不苟言笑,经常看到他若有所思。尤其是过春节时,别人都回家过年,谭立强却默默承担起公司值班的任务。

而实际上,谭立强根本不敢谈恋爱,对女孩子更是退避三舍,因为他担心别人会发现他是负案在身的逃犯。6年来,外表的光鲜并不能掩盖谭立强内心的惶恐。回想起当年的一幕幕,谭立强感叹:“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一时的冲动,带来的可能是一生的悔恨。”

律师愿意法律援助

终于有一天,在一次酒后,谭立强向自己十分信任的公司老总,哽咽着说出了尘封已久的秘密:“其实,我是个负案在身的人,是一个罪不可赦的逃犯啊,现在十分后悔我曾经的行为……”当时,老总断断续续地听清了谭立强的意思后,大吃一惊,难以相信眼前这位优秀的年轻人,竟是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最后,公司老总力劝谭立强投案自首,以此来弥补当初的错误行为。同时,公司老总还建议他,先在老家湖南找个懂法律的人或者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4月17日,谭立强鼓起勇气,终于拨通了《法制周报》的新闻热线。然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随后,记者向谭立强提供了湖南湘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胡勇平的手机号码。胡勇平认为,谭立强的刑事责任并不大,而他的投案自首,在法律上是减轻刑罚的法定情节。同时,此案的教育意义远大于惩戒意义,而且,谭立强愿意向受害人家属表示忏悔,已经表明他不再具备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随后,利用法律专业知识,胡勇平律师与谭立强进行了无数次沟通,解释我国的法律规定和相关的政策。这样,谭立强也对相关法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想见我妈”

“吴记者,我是谭立强,我现在到长沙了。”4月26日下

午,听到电话里传来熟悉的声音时,记者心头顿时一阵喜悦:迷失了6年的谭立强履行了自己千里投案自首的承诺,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谭立强,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这很难让人将他与通缉的嫌犯联系在一起:一米七的个头,看上去显得高大、帅气;可能是因当年的一时冲动带来的悔恨,他那短短的平头已夹杂一些白发。身着一件T恤,干净利索。白净的脸上,则显露出些许沧桑的神情。

胡勇平律师叫上助手,为谭立强做调查笔录。在下一个小时的律师调查过程中,谭立强时而声音低沉,时而掩面沉思,时而长吁短叹,时而悔恨交加。从他的谈话中,从他那曾经的行为……”当时,老总断断续续地听清了谭立强的意思后,大吃一惊,难以相信眼前这位优秀的年轻人,竟是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最后,公司老总力劝谭立强投案自首,以此来弥补当初的错误行为。同时,公司老总还建议他,先在老家湖南找个懂法律的人或者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4月17日,谭立强鼓起勇气,终于拨通了《法制周报》的新闻热线。然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考虑到一路的奔波疲劳,在做完调查笔录后,记者带谭立强住进了芙蓉中路的某酒店。当晚,谭立强敞开心扉,和记者回忆往事,畅谈人生。

4月27日凌晨时分,从睡梦中突然醒来的谭立强突然小心翼翼地问记者:“能不能先安排见一下我妈?我好想我妈。”“当然可以。”得到肯定答复后,谭立强再次躺下了身。此时,难眠的谭立强又向记者说起了6年来的逃亡生涯。

“我至今没有女朋友,我妈早就急了,6年前就有人给我做媒。”谭立强现年28岁,正是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但是,谭立强却不得不舍弃这个美丽的向往,他说:“我不能害了别人、害了自己。”

回到阔别六年的故乡

4月27日上午11时许,谭立强与记者坐上了从长沙开往湘乡市的汽车。

一路上,胡勇平律师不断地为谭立强解说法律规定,并不时地递上矿泉水和香烟。当得知自首还是要戴手铐时,谭立强表示有心理准备,但他惨白的脸色,还是显示出内心的

惶恐。中午时分,一行几人找了家小餐馆用餐时,一个意外情况让记者的心悬到了半空。

刚吃完午饭,谭立强说要上洗手间,然后一个人从餐馆门口出去。10多分钟过去了,谭立强没有回来;20分钟过去了,谭立强还是没有回来;记者不停地往路口张望,心里不由得一下子紧张起来;谭立强会不会中途突然变卦跑掉了?

如果谭立强真的突然变卦跑掉呢?记者在心里一直这样盘桓着:记者不能去追,也不愿去追,如果谭立强临时执意改变主意,记者单枪匹马无法制服谭立强,反倒会进一步加强他的逆反心理;而对于谭立强而言,这个时候逃跑,性质更为严重。终于,半个小时后,谭立强飞快地跑了回来,他一连道歉说是因为洗手间的人多,排了一下队。这让记者重重地舒了一口气。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此时,放弃了周末休息的公安干警,早已等待在办公室。已与记者电话沟通通过的湘乡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彭季夫大队长初步了解情况后,把谭立强领进了办公室。“咔嚓”一声,一副沉重的手铐,铐住了谭立强的双手。

彭季夫严肃地说:“这是法律程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权力有多大,职位有多高,财富有多少,只要构成违法犯罪,我们都将一视同仁。”6年前,正是这支训练有素的团队,迅速破获了谭立强参与的刑事案件,当时,他们抓捕了4名主要案犯,其中主犯刘奎鑫被判处了死刑,其余3人分别被判处3年到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3个小时之后,警方的讯问结束。在谭立强被送往看守所的路上,记者问他是否要见母亲一面,谭立强沉思半晌,说:“还是晚点吧,如果我妈见到我这样,肯定会哭晕过去。”在看守所门口,谭立强扬起戴上手铐的手,向记者努力挤出笑容,说:“谢谢您的帮助,我会安心接受改造的。”

法制周报

“虚拟绑架” 电话骗瘫墨西哥国会

在墨西哥,任何有电话的人都可能遭遇“虚拟绑架”骗局,诈骗者以“已经绑架对方孩子”为幌子,迫使许多家长情急之下不疑有诈,乖乖按照诈骗犯的指示,将大笔赎金汇到“绑匪”指定的银行账户里。去年11月,至少12名墨西哥国会议员都在同一天接到“虚拟绑架”诈骗电话,国会顿时乱成一锅粥,议事被迫中断,国会只好宣布休会一天。

“虚拟绑架”成风

骗子冒充“绑匪”诈骗敛财

据悉,罪犯经常通过非法手段进入数据库盗取家庭详细资料,或扮成钟点工进入私宅打探消息,他们也会监视某个家庭的生活习惯,再选择家庭成员分时进行电话诈骗。有些罪犯则是先偷窃手机,然后拨打手机上的“家”、“爸爸”或“妈妈”的号码,告诉对方他们的家人已经被“绑架”。

电话中传来女孩哭声 母亲以为女儿遭“绑架”

据在墨西哥生活了至少20年的美国广播电台记者艾德丽安·巴德称,她在今年3月就遭遇了一起“虚拟绑架”案件。巴德的女儿正在一所墨西哥当地大学读书,一天巴德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传出一个年轻女孩的哭救声,随

后一名“绑匪”开始和她说话,称她女儿已被绑架,要她按照指示支付“赎金”赎人。

巴德当时惊呆了,她以为绑匪真的绑架了她的女儿,开始乖乖地按照绑匪的吩咐准备“赎金”。巴德说:“当我接听电话时,一个女孩在哭叫:‘妈妈!’我以为那是我的女儿,我要她平静下来,可她一直说:‘妈妈,妈妈!他们绑架了我!’我彻底坠入了这个‘虚拟绑架’圈套中。”

巴德称,她根据“绑匪”的要求,往一个透明塑料袋中装上一些贵重物品,“绑匪”想要珠宝和黄金,他还说赎金可以不必是墨西哥比索,也可以是美元和欧元。不过巴德最后设法联系上了她的丈夫,她丈夫发现他们的女儿仍在当地一所大学上课。巴德说:“这真是太恐怖了,你不敢怀疑电话中的声音不是你的女儿,如果你怀疑,你是在拿女儿的性命打赌。但如果你有一分相信那是你的孩子,你就会乖乖地和绑匪合作。”虚拟绑架”的猖獗,反映了墨西哥社会对绑架案的集体紧张情绪。

12名议员子女同天被绑架?

“虚拟绑架”让国会瘫痪

除了巴德外,许多墨西哥的父母也都纷纷坠入了“虚拟绑架”骗局中。令人目瞪口呆

的是,胆大的骗子竟然将诈骗目标锁定到了警察局长和国会议员们的身上。

去年11月,墨西哥至少12名国会议员都在同一天接到了“子女已被绑架”的诈骗电话,一名墨西哥执政党女议员米娜·林肯在议会大厦内开会时接到了勒索电话,她以为自己的儿子真的遭到了绑匪绑架,整个人当即瘫倒在了会议室的椅子上,国会顿时乱成了一锅粥,议事被迫中断,国会只好被迫宣布休会一天。

墨西哥警方调查发现,10多名国会议员之所以在同一天接到“虚拟绑架”电话,可能并不是因为诈骗犯专门盯上了国会议员,而是因为他们手机号码的最后几位数都是连续的,譬如他们手机号码的最后几位数分别是320、321、322……而诈骗犯一个个按顺序进行拨打,从而引发了10多名国会议员“子女全都同一天被绑架”的荒唐事件。

3个月3万起“虚拟绑架案” 骗子竟骗到警察局长头上

事实上,连墨西哥城警察局长乔尔·奥蒂加都成了“诈骗受害者”,奥蒂加称,他在最近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骗子在电话中称他中了5万美金的大奖,并称他如果取回奖金,必须支付一点“手续费”,不过身为警察局长的奥

蒂加显然没有上当。

据奥蒂加称,自警方设立“虚拟绑架”投诉热线以来,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底的3个月时间里,警方就接到了至少3万起“虚拟绑架”案报警投诉。警方逮捕了8名嫌疑犯,并确认了3415个诈骗犯用来进行诈骗的手机号码。然而,墨西哥境内的“虚拟绑架”诈骗活动仍然没有丝毫收敛,因为几乎大多数诈骗电话都是通过手机拨出的,而这些手机大多数都是偷来的,警方很难追踪和确认诈骗者的真实身份。

许多诈骗犯仍在服刑

从监狱中打出“诈骗电话”

事实上,许多“虚拟绑架”诈骗犯至今仍在监狱中服刑,他们是在监狱中打出诈骗电话的!其中已经被逮捕的3名诈骗嫌疑犯分别是3个34岁、31岁和19岁的亲兄弟,他们试图从受骗者那儿提取“赎金”时,被警方一举逮捕归案。两名年轻的弟弟称是他的哥哥逼他们进行诈骗的,那名34岁的哥哥已经多次因为诈骗罪而被捕入狱。

据悉,尽管墨西哥监狱禁止囚犯使用手机,但囚犯大多可以通过贿赂看守的办法,获准偷偷使用手机。当地记者最近采访墨西哥城北部的一所监狱时,发现囚犯使用手机的现



女国会议员听到儿子被“绑架”,顿时瘫倒在了椅子中

象非常普遍,监狱中的囚犯估计,他们监狱中至少有500到600部手机在使用。他们每周只要向看守贿赂50美元,看守就会对他们使用手机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尽管监狱高层试图通过切断手机信号的办法来阻止囚犯打手机,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囚犯们很快就发现,监狱大院中的某些特定地方仍然拥有手机信号,他们仍可以到这些地方拨打手机。

1/3电话诈骗案都能得逞 半年骗取2000万美元

根据一项调查统计,墨西哥的电话诈骗案,大约有1/3都会被罪犯得逞,一项研究显

示,在过去6个月中,墨西哥诈骗犯通过“电话诈骗”的方式,总共获得了近2000万美元的不义之财。

墨西哥城心理学家格拉西拉·维拉里尔称,即使那些接到诈骗电话的人对电话中“孩子的哭救声”产生怀疑,他们仍然会想:“如果是我的孩子怎么办?”维拉里尔称,诈骗受害者大多会遭遇某种类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们会主动和电话那一头的诈骗犯合作,甚至主动泄露自己有哪些可以用来“赎人”的值钱财物,维拉里尔说:“因为他们害怕万一,害怕这个骗局并不是骗局,害怕自己的孩子真的被绑架了。”

兰西